

青未了

人文 齐鲁



■民间记忆

冬储大白菜的记忆

□张机

早年间,还没有蔬菜大棚和温室种菜的年代,蔬菜的栽培与生长全靠四季的自然规律。寒冬时节,天寒地冻,冰天雪地,赶在寒冬前收获的大白菜,就成了百姓冬季的当家菜。当时民间就流行“冬天不储菜,必定要受害”的说法。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票证时代,口粮定量,副食品要凭副食本限量供给,或者凭配发的副食票才能买到,在粮食不够瓜菜代的年代,济南市民冬季能得到配发的一定数量的大白菜,自然成了生计大事。“冬储大白菜”就像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那时,常见大马路上跑着装满大白菜的大卡车,居民得到通知后,蜂拥而出,来到供应点排起长

龙,翘首相盼。运输大白菜的卡车一到,只见身穿深蓝色工作服的营业员忙忙碌碌地过磅、登记、收款,分到菜的居民笑逐颜开。当时大白菜每斤两分钱,家庭人口多的可以分到千八百斤,花费不足二十块钱,就能买下整个冬天的当家菜。

记得有一年,我们街道供应过冬大白菜时,赶上下雪天,也许是天冷路滑,运菜的卡车来时已近傍晚,为了及时分配下去,粮店营业员把电灯拉出来高高挂起,照得街道周围如同白昼。居民冒雪依次排好队伍,很有秩序地耐心等待。依次分到大白菜后,有用地排车拉的,蹬三轮车运的,自行车驮的,还有用筐挑的,有的干脆肩背手提,连几岁的小孩子也会怀抱一棵硕大白菜,摇摇晃晃地跟在大人身后,帮助运菜。我家

邻居王叔家孩子多,他那两个上中学的儿子,灵机一动,用一个破旧的包袱皮,四角捆上麻绳,做成一个布兜,装上几棵大白菜,往返好几次,兴高采烈地抬回家。街坊邻居们有说有笑,相互照应。四合院里也是挑灯夜战,家家忙碌,小心翼翼地大白菜一棵一棵擦起来,排在屋檐下,摆在墙脚边,晾在窗台上,盖起草帘子,堆成一座座“白菜山”……大杂院里欢声笑语,全家齐动员的温馨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白菜是当家菜:熬白菜、炒白菜、熘白菜、做汤、凉拌,乃至白菜帮子也舍不得丢掉,剁碎了当馅用来包蒸包,现在想起来不管怎么做,它都是冬日餐桌上的主角。人们钟爱“白菜豆腐”保平安,“开水白菜”进百财。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往年由政府配给的过冬大白菜,已不再是百姓过冬唯一的渴求品。到了八十年代,随着物资供应的改善,政府开始号召单位职工把冬储大白菜当做爱国菜。记得当时我们单位每个职工发200斤大白菜做福利,由单位自己出卡车到历城唐王镇白菜产地去拉菜。此时,我人到中年,虽说住在单位宿舍五楼,一家四口,也要一棵一棵地把白菜运到阳台上保存好,休息日探亲,还忘不了给年迈的父母带上一两棵百吃不厌的大白菜。

时下正是三九寒天,走进菜市场是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的四季时令新鲜蔬菜。百姓餐桌经历了从有什么菜吃什么菜,到现在想吃什么菜就有什么菜的巨变,冬储大白菜已成为过去的记忆。

■饮饌琐忆

冬枣炖鹅掌

□李景香

去年十月份,我和朋友去鲁北的沾化冬枣园旅游,傍晚时分,我们去宾馆的路上,突然闻到一股奇特的幽香,问了一下当地的朋友,才知道这是冬枣炖鹅掌的香味。

我们缠着这位朋友,叫他把我们领到了那家饭馆。一进饭馆大门,那香气更加浓烈,让人闻后生津,肚子直咕嘟。店老板和我们打招呼,问吃什么菜,我们说要吃鹅掌,老板挺自豪的样子:“你们来我这店就对了,沾化最出名的菜就是冬枣炖鹅掌,而我们冬枣园附近做这菜最正宗,因为离冬枣近,能摘到最优质的冬枣。”

老板钻进厨房开始忙活,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老板端上了香喷喷的冬枣炖鹅掌。

我们放开了架势,一阵嘴咬手撕,鹅掌入口,爽滑无比,香而不腻,真叫人胃口大开。

店老板告诉我们,要做好这冬枣炖鹅掌,关键在于冬枣粉放的多少,多了口感会稍微发涩,而放少了,味则显得平淡。

冬枣炖鹅掌的做法并不难,把鹅掌放入骨头汤中浸泡半小时,里面放入冬枣粉、酱油、八角、桂皮、陈皮、丁香调味。浸好后把汤放入锅中用大火烧开,再改为小火烧半个小时,然后根据口味放入适量盐、食醋,出锅前再加入少量的两荷倩菜就大功告成了。

■口述城事

老潍城的隆冬童戏

在鸟飞绝,鸡翎脚的十冬腊月里,要把小朋友稳在热炕头上,比登天难。孩子总是孩子,天再冷,也不能不玩。

□陈正宽

老潍城的隆冬,到底冷到什么样子?若有谁问这,在下也只好耸耸肩,摊摊手,吐俩字:也难!往古里说,方志书不少,如乾隆年间刊刻的《潍县志》,有关气象记载,不是不记,就是记之过简。如“某年某月,雨雪”,“某年某月,日之食”,“某年某月,某地震”之类。“某年某月,雨雪”,意思是,五黄六月,下雪了。天公好幽默,唱起《六月雪》来,替“窦娥伸冤”呢。健在的长者,譬如九十往上的翁妮,请他们说说亲身经历,又大约不是残缺,就是无记。

我想起来,距今约七十年前,时在阴历十一月中,用现今温度计测温,恐得摄氏零下十五六度吧。雪,一下就特大。听俺娘说,我出生那年,滴水成冰。祖宅小西屋,门外箬子门都开不开了,竟是夜半暴雪,积雪封门。爷爷说积雪

封门,那乃丰年象征。丰年不丰年,不知道。反正,当年下雪,下就奇大,动不动盈尺。至于冷,冷到啥程度?爷爷说,阴历年,冷到极顶:咸菜瓮,上了冻。

但民间谚语说,冻了咸菜瓮,冻不了孩子腕。真的!当地习俗,两岁前的小朋友,出于方便,穿棉裤不插裆。在鸟飞绝、鸡翎脚的十冬腊月里,要把小朋友稳在热炕头上,比登天难。孩子总是孩子,天再冷,也不能不玩。

延上靖明,穿得像棉花包的我们,便厮伙上庙台,登高阶,“打滑擦”(“擦”念“才”)。昔时,县城四关,街头巷尾,随处有寺庙。而但凡阁子庙,必有高门;凡高门,必有高阶;凡高阶,必有护阶石。护阶石从高门处斜插到平地,很像滑梯。我们从平地阶爬到顶,并足端坐护阶石中,顺溜下滑,其快如梭,心花怒放。一拨又一拨的孩子,一帮又一帮地打滑擦。经年累月,竟把护阶

石磨出两道深深的槽沟。善男信女,上庙进香,踏了石阶上阁子,一边走,一边看护阶石上磨削的沟槽,竟如铲凿斧劈。不由失声惊叹,地久天长,鬼斧神工呵。

要延上下雪,白雪皑皑,白浪河上则成琉璃世界,这才是造物主送给孩子的大礼。大家走在上早学的路上。脚下趟着雪,仰面迎着雪,两眼注视着扫雪的老汉,口中念着国语课本上刚刚学到的诗行:“北风呼呼吹,大雪满天飘,一个老头儿,弓腰把雪扫……”,快意无限。到得学校,上体育课,又可在操场上堆雪人、塑雪狮,两军对垒,大打雪架,雪弹纷飞,寒气全无。

在潍城,冬日的男孩子,还喜欢在空场上做游戏:打柁。柁,是一种木制玩具。用一拇指粗的小棒,断为短木,两头削尖,形若尖锥。另备木板刀,状似瓦刀且小。玩此游戏,须得有力气,讲技巧。把柁置于发线上,游戏者从两人

到多人均可,将军宝决出顺序。第一个举刀,敲柁一端,柁由力翘而向前方远射,此人紧跟再打柁,再远射,谁射得远,谁为赢家。

滑冰是冬日的佳戏。不到寒冬数九,白浪河或虞河的冰层,不会结厚。而冰层没有三四指厚,驮不住人。倘使冰薄,一脚踩空,顶了“盖垫”,就危险了。这种滑冰,倒是名符其实的“打滑擦”。古时倒是有冰鞋,滑动不是很快,却也九分溜刷。大一点的孩子,可以凑堆在冰面滑冰,而小一点的孩子,像我,则在冰边试滑,小心翼翼,惊恐百状,小手冻得发紫似的,脸儿冻得红萝卜一般。不怕!帽子上依然冒热气呢。隆冬日短,不是雪天,就是彤云密布,轻易见不着太阳露脸。而在白浪河上滑冰的我们,早晚滑得过瘾,玩得尽兴,这才回城。偶一回首,意外见着红日头,在云隙里露出笑脸,和小朋友作别,心里不知多么高兴。



大众讲坛预告:

凌峰
八千里路
阅读齐鲁

1月15日下午3:00,由齐鲁晚报和山东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将邀请到著名台湾文化人凌峰讲述他在八千里路上对齐鲁文化的理解和感悟。在讲座现场,凌峰将以自己的艺术人生历程,阐述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索、对人性的深切关注以及对祖国和家乡的浓厚感情。

凌峰,江湖俗称大哥,生于山东青岛市,长于台湾,1985年获得台湾第二十届金钟奖最佳男歌手奖。恰走红之际,1987年转行拍摄电视系列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历经磨难,最终于1987年11月11日开拍,并亲自担任主持,成为第一位到大陆拍片的台湾艺人,撞开了两岸近40年的封冻。199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首撩人心扉的《小丑》,凌峰诙谐幽默的表演征服了电视机前的观众,为全国人民所熟知。

如今穿梭在两岸的凌峰给自己的定位是“文化摆渡人”,为两岸的文化交流做着自已的贡献,同时也用自己的人生经验,给更多的人一点启示。他说现在他想做最有文化的事情。

时间:2011年1月15日(周六)下午3: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报告厅(二环东路2912号)

咨询电话:85590666

公益讲座,无需门票,欢迎参与

■忆海拾珠

打蒙阴城与《打蒙城小调》

□苗得雨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战役或战斗,差不多都有文艺形式的表现。在当时鲁中南一带,1942年1月打郯城,有歌曲《一条扁担》;1943年11月打干俞,有报告文学《攻克干俞之夜》和歌曲《打干俞》;1944年8月打沂水,有报告文学《攻克沂水之战》;1944年11月打莒县,有报告文学数篇。

以上是打县城。打蒙家城子、上店,仅是拔两个据点,即有戏剧《计取蒙家城子》、快书《计取蒙家城子》和《夜摸上店》。情节都曲折、生动,十分感人。《打干俞》曲调是民歌《扬州调》的改编,因流传很广,以后谁再以此调填词,便叫“打干俞调”。

1945年3月的打蒙阴城,反映的形式更多。有徐刚的报告文学《攻克蒙阴之战》,有杨星华的长篇山东快书(当时叫“武老二”)《二曹大闹蒙阴城》,还有鲁中宣传大队创作的歌曲《打蒙城小调》。上个世纪80年代,山东有一

次民歌汇演,有一节目叫《春耕小调》,我一看词曲,原来就是《打蒙城小调》。曲、词均稍有变化,这是流传中的缘故。这个曲调,是旧民歌《游春》的改编,改编后有了一些变化,更加欢快、优美。人们至今不忘并乐意唱,与这一点有关。

那时的一些战役或战斗,其规模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那些大战役没法比,但同样有着重大深远的历史意义。从创作上看,也同样有挖掘不尽的丰富的艺术素材。这说明,艺术品的生命力,不在题材涉及事件的大小,也不在“慢工出巧匠”的精细雕刻。

打蒙阴城,是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大反攻前夜的一场出色的战斗。

山东抗日根据地,1942年最困难,在沂蒙山,我们的地盘东西十余里,人形容“一枪可以打透”。1943年好转,经过了郯城战役和沂东县的建立,打通了鲁中与滨海的联系;又经过了秋天北讨吴化文、南打刘黑七,使鲁中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及至1944年打了沂

水、莒县这些大的县城,使鲁中、滨海、鲁南都连成一片。蒙阴打了以后,又使鲁中的沂蒙山区与泰山区连了起来。蒙阴城其实并不大。上世纪70年代,我有一次出发去那里,有一个晚上,我步量了一下,我两小步一米,从西门到东门,整480步。和我故乡村西门到东门差不多。当时,内有鬼子一个加强小队百余人,伪军12个中队千余人,加县政府人员共不到1500人。我们用了四个团加部分地方武装数千人去打。但打得巧妙,我们先派“二曹”(曹凤洲、曹世范)化装进城与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摸清情况,里应外合,从容洒脱地把敌人收拾了,还顺便解决了周围七个据点。

《打蒙城小调》这个歌,在当时鲁中人人会唱,我们剧团是由鲁中文艺辅导队教唱的,唱得很标准。后来,我见歌子登在《鲁中大众》报上。歌子写得形象、生动,开头就是“春天来了,万物都发青”,是多好的诗句。接着“咱们庄户人,家家忙耕种,有主力,有民兵,保卫

大春耕!”第二段来了个首尾相接法,“主力,民兵,保卫大春耕”,接着进入主题,“连夜往西行,攻打蒙阴城,机枪扫,大炮轰,我军齐冲锋!”说明部队是从沂南方向去打的,描写的打,也很有气势。第三段讲了战斗用的时间与战果,“血战两夜,收复蒙阴城,活捉唐云山,消灭了鬼子兵,俘虏了,汉奸队,七百多名!”第四段讲战役顺便带来的胜利,“汶南,店子,据点一扫平,常路的汉奸队,吓得撤了兵,新泰县,增援兵,全都丧了命!”第五段是个概括,“八路军打仗,为咱老百姓,依靠八路军,反攻有保证,多打仗,多生产,准备大反攻!”

此歌也可以称作山东解放区中心抗日战争一支大反攻的前奏曲。我手头保存有这个歌子的剪报,年代久远,也成了宝贵文物了。歌曲右上方署名“宣大作”。

前一段,见《今晚报》上介绍一首《打天津》,也是这个调。这可能是山东部队去了东北,四野在平津战役中,有人重新填的词。